

證民選

劇 柳 裝 時
作 淵 安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錄

選民證

..... (一)

選代表

..... (二)

選民證

(獨幕梆劇)

時：一九五三年夏天。

地：某城市小雜院內。

人：張鴻業：建築業老工人，街幹，五十多歲。(簡稱張)

張妻：張鴻業妻，五十歲。(簡稱妻)

荷英：張鴻業女，十四歲，少年先鋒隊員。(簡稱荷)

司小梅：張鴻業之兒媳，軍屬，二十歲左右。(簡稱梅)

老康：推水工人，四十歲。(簡稱康)

丁四貴：雇工，三十歲。(簡稱丁)

邵進：普選工作組幹部，三十歲。(簡稱邵)

葉樹滋：地主階級份子，五十歲。(簡稱葉)

妻：(上，唱二八)火熱的太陽已平西，工人、學生回家裏，老頭子咋還不同來，也不見荷英俺閨女。不知道都往哪裏去，怕飯涼了放鍋裏。趁機會我到後院內，看一看豬娃老母雞。(下)

荷：（上，唱二八）放學路過大街前，正趕上普選大宣傳，街東頭設了個登記站，大紅的布聯門上懸。老太太領了選民證，笑的嘴也合不嚴；老頭子接過選民證，笑的他雪白鬍子亂動彈；小孩沒領選民證，看着大人眼發饑；反革命份子乘機想伸手，同志說：沒有你的選舉權！大家對他瞪瞪眼，嚇得他臭汗溼透了小布衫。臉發紅，腿又戰，擠出人縫竄了圈。老少哄哄亂談論，普選中不讓壞人往裏鑽。

（白）媽！

妻：（上）荷英！你往哪裏去啦？日頭快落山啦才回來。

荷：我看發選民證哩。

妻：哦！發選民證，熱鬧嗎？

荷：嘿！可熱鬧，這組去了，那組又來了。我爹和我嫂子哩？

妻：都去開會了。

荷：那你咋不去呀？

妻：你爹是街幹，你嫂子參加啦選民資格審查組，他們都有工作，我去幹啥呀？

荷：媽！妳是個選民，也不能放棄權利呀！

妻：好孩子！你說的對，選舉權是不能放棄的，可是咱這小雞，這豬娃，也不能沒人管呀！（唱流水）小雞喂了十七、八，還有兩個小豬娃，要是沒人看着牠，轉眼不見

老鷹抓。

荷：（接唱流水）媽媽的眼光太短淺，常把豬娃拈心間，你把這兩件事情來相比，哪輕哪重很顯然。這些留給我來看，不讓豬娃出了圈。

妻：（接唱）咱家裏有你不放心，東鄰西舍不是咱一家人，貓貓狗狗還好看，兒啦娃啦給何人？

荷：（接唱）媽媽請你心放寬，這件事情由我担，我保證領着他們在一起，叫大人放心前去搞普選。

（白）媽！這樣你放心吧！

妻：您想的這樣周到，當媽的還咋不放心呢。

荷：放心了！媽就該去開會呀？

妻：今天的會，不必全家都去，再說天也不早啦，你趕快吃飯吧！

荷：我不吃，等爹回來一齊吃吧。

（拿起噴壺就往缸裏灌水去澆花。妻奪住）

妻：小荷！你弄啥哩呀？

荷：我澆花的呀。

妻：澆花啥要緊呀！您媽拈一罐子水不曉得多難呀！

荷：不要緊，我幫媽抬去。花不澆可不中。

妻：咋那樣要緊呀？

荷：俺少先隊嚟嘞，普選時候，幫大人看門抱孩子、唱歌、唱快板，選舉出來代表我們還嚟向他獻花哩。

妻：哦！原來是這樣一回事，那你咋不早說呀，來！媽幫你。

荷：（同唱）母女一齊來澆花，開一朵紅花這麼大，連葉帶花來摘下，雙手給代表胸前插。羣衆的意見勤反映，政府的話咱要細傳達，普選本是大家的事，咱們要選好代表來當家。

（葉暗上）

葉：哈哈哈哈！

妻：我當是誰，您葉大伯呀？

葉：看您娘倆，唱的還怪熱鬧哩。

妻：不是小荷將來要給代表獻花的嗎。

葉：好！好！小荷也成了積極份子了。

荷：那是我們少先隊的責任嗎！

葉：積極了好，就是不要誤了學業。就比如我吧，總想表現積極點；普選一開始我就

不磨麵了，毛驢也餓瘦了。

荷：我不信！普選是不能耽誤生產的，忙的時候，大家都不開會，難道說幹部都給你自己開會嗎？

葉：沒……沒有。

荷：沒有咋會耽誤你磨麵呢？咋會餓瘦你的毛驢呢？

妻：小荷！還不去看您爹去，又給你大伯頂嘴的不是呀？

荷：胡說八道，亂造謠言的人，我就是看不慣。

葉：一句話又惹小荷姑娘生氣了。

荷：破壞話以後還是請你少說點！（忿忿急下）

妻：你大伯，小孩家心直口快，你不要給他一般見識。

葉：小孩子家愛鬥嘴，我這麼長鬍子了，還能給她鬥嘴嗎？

妻：可是你剛才的話，也不是那樣說法，她爸爸和俺媳婦，在普選中也都沒誤了做工，

就是我紡織也沒誤過。

葉：對！對！是我沒想這麼遇到。張大嫂這二年怎不到我家去磨麵啦？是我那一點不

到，得罪你了吧？

妻：您大伯，說那裏話呀；以前磨麵麻煩你。

葉：現在哩？

妻：現在生活改善啦。您大伯不用說這次你也參加普選啦？

葉：那邊用說，咱還是一個選區哩。

妻：您大伯，我開會不多，又沒有文化，道理知道的太少，你給我講講吧！

葉：普選嗎？這沒有什麼稀罕。（唱流水）選舉以前也就有。

妻：那我咋沒有聽說過呀？

葉：（唱流水）還不是叫咱舉手咱舉手。

妻：你說這話我就不信。

葉：（唱流水）選他八百二十回。

妻：咋還那麼多回？

葉：（唱）別想選着你兩口，

妻：您大伯，還不着俺倆口，那是俺工作不積極，給羣衆辦的事太少，大家提出意見好

好改正，說不定也會當個老代表哩。

葉：大嫂子，你越老越進步了，我佩服！我佩服。只是……。

妻：只是什麼呀！您大伯。

葉：唉！上年紀的人多開點會沒關係，就是像小梅年青婦女，丈夫又不在家，黑更半夜

和男人在一起開會，勝在家幫你做點活嗎？天天東奔西跑，有啥益處哩？

妻：您大伯！您可不能這樣說，俺媳婦可不是那樣的人。

葉：大嫂不要生氣，我給小梅娘家同在一個村裏居住，還不知孩子啥樣？又正派又能幹，

不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時間長了……嗨！再說整天開會，說話多了，言多

必失，會得罪人呀！

妻：你給我媳婦娘家住在一個村上，你不說我還不知道哩，那你該知道，俺媳婦說話再和氣不過了。

葉：可是年青人火氣盛，有時候也是暴躁的很哩。

妻：那除非是碰上了壞人。

葉：不管是誰吧！多得罪人總是不好。譬如我，就因為心直口快，不知得罪了多少人，遇事情，就難免給你填壞話，上壞藥。（唱流水）咱們非親是近鄰，孩子在外我關心，怕的是年青人說話沒分寸，要知道口直心快得罪人。倘若街上有人將我問，你可讓小梅多謹慎，我一天到晚磨麵粉，咱是地道勞動人。

妻：（接唱）你說這話我不懂，叫她謹慎為何因？莫不是你地主份子把人哄？

葉：不是！不是！我是地地道道的勞動人，

妻：（唱）是貧民又擔什麼心。

葉：我擔心，我什麼也不擔心。

妻：（唱）既然不是就大胆，沒玄虛那怕鬼叫門。

葉：（接唱）怨我說話不謹慎，在街上常常得罪人，怕他們背後亂議論，不承認我是個好貧民。（白）大嫂你知道咱是外來戶，鄉下有三畝土，二畝地，顧不住吃穿才進城弄個小生意，誰知道有些人可就多心啦，惑疑我不是貧民成份。嗨！惑疑就讓他們惑疑吧！

反正像你說的，心裏沒玄虛，不怕鬼叫門，不過小梅娘家和我住在一個村子，有人問他，言語上還是小心點好，別說的前言不照後語的，讓人家疑上加疑就不好了。

妻：你放心吧！有人問着，我一定對她說，不添不去，照實話說，她不能隨便捏造，你也要有陪說啥？

葉：你放心吧！我那三畝地一准照實說出來。

妻：那就好。

荷：（急上）媽！發選民證哩！你趕快去領吧！葉大伯也該去了。

葉：我這就去，發選民證是叫咱當家作主哩，還能不去。（欲下，又轉身對張妻說）剛才的話，大嫂你可別忘了呀！

妻：你放心吧！我忘不了。（葉下，荷用懸疑的眼光盯着葉的背影稍停）

荷：媽！他鬼鬼祟祟的啥事呀？

妻：他怕人家懸疑他不是貧民成份。

荷：我就懸疑他。

妻：你懸疑他幹啥呀？

荷：（唱二八）他的女兒葉錦燦，在學內俺們是同班，那一天我到他家內，大天白日屋門關，丁四磨房正磨麵，老葉自己在裏間，我聽見叮叮噹噹聲兒響，隔着窗縫往裏觀，你知道他蹲在床前是弄啥，媽呀！媽！原來是偷偷摸摸數洋錢。左手蓋，右手掩，

輕輕裝進小破罐。他要是心內沒玄虛，躲躲閃閃爲哪端？

妻：（唱流水）荷英說的有道理，我看他就不是個好東西。滿嘴儘是落後話，故意裝作假積極，挑撥離間造謠言，恨我覺悟還太低，沒給他當面揭出來，鑽空子鑽到咱家裏，單等你嫂子回來後，好好問他是啥根底。真正貧民還罷了，假報成份我不依，還委會裏去檢舉，好叫他認識我老婆子不是好惹的。（荷持攪壺下，她母親內座，梅上）。

梅：（唱流水連板）選民證雖小值千金，縫好個布袋帶在身，上邊寫着我的名。又蓋了一塊方印紅殷殷，玉山參軍在前綫，爲革命戰鬥到如今。今日俺領來選民證，見了母親說分明，笑嘻嘻我把門來進，

妻：（接唱）啥事情樂的你合不上唇？

梅：（唱）娘呀娘！你快去領選民證。

妻：（唱）快拿來叫娘看看好放心。

（白）真好！真好！小梅！這黑字寫的是啥呀？

梅：那是我的名字司小梅。

妻：那紅的呢？

梅：那是選舉委員會的印呀！（唱）黑的是名字，紅的是方印，認真來選舉，娘呀娘！咱們是真正當了主人翁。

妻：（唱）活了五十歲，見它頭一遭，將它拿手中，仔細把人挑，（同唱）選舉正派人，請他當代表，蓋工廠、修鐵道，幸福的生活越過越好。

梅：（白）媽去領選民證吧！快發完了。

妻：好媳婦這幾天真是把你忙壞了，你忘了開會時不是說，一家去一個人不就中嗎？您爹去了，他會給我捎回來的。

梅：真是我忘了。

妻：小梅！讓我問你，您莊上有個姓葉的叫個葉樹滋的嗎？

梅：有！有！

妻：你認識他嗎？

梅：我可認識他，扒了他的皮，我還認識他的骨頭。

妻：你知道他領選民證沒有？

梅：他是地主階級份子，還沒有改變成份，咋會有選民證。媽！你咋認識這個壞人呀？

妻：前幾年你沒過門的時節，生活困難，糴幾升黑糧食，不都是在他家的磨嗎？小梅！

你說他是地主階級份子，那他咋說他是貧民呀？

梅：俺給他住一個村子，啥底子還摸不清，起先俺家給他種三十多畝地哩。

妻：怪不道他剛才來咱家，再三囑咐，不叫你在外邊多說話，原來是這樣一個東西呀！

他鑽空子鑽到我頭上來了，我非檢舉他不可。（站起來就要出去。梅攔住）。

梅：媽！不用去了。

妻：不去！能看着壞人混進選民隊裏嗎？

梅：媽！我已檢舉過了。

妻：檢舉過了？

梅：沒檢舉過咋會不發給他選民證哩？

妻：啥時候？

梅：審查組審查選民名單時，大家就疑惑他，可是拿不住啥證據，今天發選民證我才見到他，才知道他改了名字啦，我給工作組談了，工作組的同志說暫時不發給他，等調查以後，如果是地主階級份子，沒有改變成份，再宣佈剝奪他的政治權。

妻：唉！好孩子你咋不叫媽喜歡你，辦事情又乾脆，又利落。

梅：這是工作組領導的好，羣衆的眼睛亮。（後台一片爭吵聲）。

康：（內白）葉樹滋！你算啥貧民？

葉：（內白）你憑啥說我不是？

康：（內白）你不勞動！

葉：（內白）我說你不勞動！

張：（內白）別吵！別吵嘛！俺媳婦小梅清楚。（康、葉、張爭吵上）。

葉：張大哥！你以前在我家磨磨你知道我成天磨道來，磨道去，咋看我不是勞動人

民？

康：你是地主，我還不清楚。還是丁四貴磨的。

葉：這是一僱工自由」。

康：連淘糧食水都是我打的。

葉：打水我給你錢，這也不算白使你呀。

康：你鄉下還有地。

葉：誰說的？（梅挺身而出）。

梅：就是我說的。

葉：小梅……（窘迫不安亂使眼色）。

梅：（唱二八）葉樹滋不必來隱瞞，你的根底我知的全，我家種着你幾畝地，狠狠剝削俺幾十年。初解放還沒得土改，你許了我爹幾畝低窪田，好東西偷着幫你運，給俺點破桌子壞橙爛瓦罐，我爹貪點小便宜，上了你刁賴騙人的紙糊船。俺爹以後覺悟去找你，誰知你，三天兩頭把家搬。今年開會見了你，沒算賬又把空子鑽。

張：（唱）到城裏假裝來勞動，

康：（唱）還想把成份來隱瞞。

妻：（唱）你欺我婦道人家沒文化，搬弄是非造謠言。

梅：（唱）到如今人民覺悟了。

(同唱)鬼臉誰也能看穿。

葉：小梅！您爹給我種地是不錯，究竟種了多少？看我夠地主成份不夠。

梅：種多少？三十多畝。

葉：不錯！就是三十多畝，小梅你沒有誇大一點，你再說說我幾口人。

梅：九口人你當我還不知道？

葉：人口說的也對，就是九口，三十多畝地，大家算算一口人合幾畝地？大家太抬舉我啦，一口人三畝多地的財主，哈哈哈哈哈……。

衆：你笑啥？

葉：對！對！我笑也笑錯了，不叫笑，不笑不中嗎？

梅：你還有外莊子。

葉：外莊子在哪裏？小梅！你說出來我就承認。

梅：聽說你不止一處。

葉：眼見是實，耳聽是虛，光聽說就中了嗎？

梅：好！讓我給你找證人去，不怕你不知道鍋是鐵打的。(欲下。妻拉住)。

妻：小梅！你要……

梅：政府是人民的政府，選舉權是人民的光榮權，我不能讓一個壞份子偷走。媽！你不要拉我。

妻：小梅！不是我拉你。

梅：地主階級份子的氣，你還沒受夠嗎？

妻：我沒忘！我沒忘！我一輩子也不會忘。你去吧！給他找出真憑實據，叫他再沒話說。（小梅下）。

葉：大嫂！你……

妻：我叫她給你找證人去。

葉：我不是地主階級份子呀？

妻：好成份沾也沾不壞，壞成份充也充不過。

葉：我確實不是的呀！

妻：你也不用多說，等俺媳婦回來就知道了，要是真的，我可不饒你。

葉：鴻業，咱也認識幾年了，選民證領不領沒關係，隨便給人家扣上一個地主階級份子的帽子，可太冤枉人啦！你看這事咋辦吧！

張：咋辦？調查清楚了，該咋辦咋辦，冤枉不了就是。

葉：你對我還不清楚嗎？

張：不清楚，要是清楚我早檢舉你了。

葉：好！你當衙幹的，這樣壓迫人，我不服！我不服！真把我劃成地主階級份子，我要控告，我要上訴。

張：上訴是你的自由，調查是我的責任。

妻：要查實是地主階級份子，你甭說上樹，跳井也不饒你。

張：好！咱們人民法庭見面。（葉樹滋嘴強，可是外強中乾，走了兩步又回轉。）

葉：鴻業！咱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幾年的交情，你不要後悔呀！

張：去你的吧！誰給你有交情。

妻：要真結交了你這樣的人，丟八輩子人。

葉：好！咱走着瞧。（急下。）

康：這傢伙真不老實。（說着從懷裏掏出選民證，用手巾包一層又一層的。）

（白）氣的我一身汗，千萬可不要把選民證給塌濕了。（解開用嘴吹着選民證上的汗漬）。

妻：你真愛惜你的選民證呀？

康：咋不愛惜，我推半輩子水，啥時候想到過推水的還有選舉權。（唱呱呱嘴）推水過半生，終身受苦窮，保長派糧款，又要抓壯丁，騎在咱頭上，忍氣不敢吭。解放翻身後，勞動最光榮。（轉流水）咱選出好人辦好事，把國家建設得更繁榮。修鐵道，蓋工廠，大嫂呀！到那時我再不推水過營生。

妻：（接唱）不再推水你幹啥？

康：（唱）我到那自來水工廠去做工。（張夫妻同笑。）